

# 创投式民间借贷末路狂奔： 朔州发改委“跳楼”闹剧起底

■ 本报记者 汪晓东

2015年春节,山西和利创投投资公司(下称和利创投)的数十位员工注定无法愉快度过。

去年11月2日,和利创投幕后老板马爱斌匆匆在两栋豪华别墅露了一面之后,公司账面上的1.07亿元便与他同时失去踪迹。就在此前两个月,马爱斌还信誓旦旦地说:公司太原的账户即将转入4600万元。

四年前,马爱斌还是一个自称有发改委背景、在朔州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民营企业家,如今,企业多

名负责人锒铛入狱,马爱斌则丢却生意伙伴决意末路狂奔。

“实际上他一直在骗我们。”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多位有着特殊身份的投资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上,和利创投资金链断裂并非偶然。2014年,山西联盛遭遇的危机已经令这个能源大省的民间借贷饱受诟病。但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问题是,为何在民营企业跑路之后,一些本能防患于未然的问题却屡屡发生?



马爱斌神秘的多重身份令朔州发改委陷入舆论风暴眼。本报记者 汪晓东/摄

## “融不到”和“收不回”： 民间借贷感受“年关”压力

■ 本报记者 郝帅

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开始体会到“年关”的压力。

“今年经营情况不是很好,想融些资金缓解下压力,但试了几种途径都没成功。”1月15日,北京一家文化企业的郭姓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的企业不大,抵押达不到银行要求,更入不了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法眼。同时,民间融资的门槛也在提高,今年的‘年关’对我来说有些难过。”

记者调查后发现,由于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春节前后企业进账少、开销多,融资难度越来越大,“年关”已成为横亘在企业面前的一道坎。

### “先拿项目再融资”行不通了

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融资难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

“融资现在是我们企业的重中之重,从2014年夏天开始我就一直在忙融资的事情,机构、人见了,但现在也没有成功。”湖北一家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日前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我在这个行业很久了,企业发展一直不错,但业务相对单一。为了能够多元化发展就必须扩大规模和业务。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所以希望能够融资充实现金流,使得企业能更好地发展。我的企业可以说是信用好、有抵押,而且融资方式灵活,可付利息借款,也可出让股份。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谈了很多,但就是没成功融资。”

上述医药企业绝不是个例,四川地区一家地产公司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该地产公司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已经拿下某旅游景点旁的土地,本来觉得项目不错先拿下地后肯定能找到融资方或合作伙伴,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到现在融资也没到位,项目只能悬着。

河北某房地产业内人士1月15日向记者表示,在房地产业,之前很多开发商敢于出手拿地,其实他们手里的钱只够给付地价款,拿下地后就等着合作方或融资方,或者找个金融机构把地抵押借款,用融来的钱再开发。以前地方有的房地产企业甚至靠高利贷过日子,融资成本非常高,这样的融资对企业来说有害无益,肯定不能长久。现在先拿地然后再找投资的做法不行了,融资比以前更难,特别是现在到了年底,很多机构或民间资本有钱也不会放出来。

### “融不到”和“收不回”

一边是企业融不到,一边是资方在担心发出的款项收不回。

一位在浙江地区长期经营加工类企业的高姓企业主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现在从银行贷款很难,更加严重的是一些企业在贷款到期如约还款后就贷不出来了,这让很多靠贷款运转的企业的企业主非常头疼。

不仅是银行,一些民间借贷也在收紧。“之前一家合作过的民间借贷公司突然增加了放款条件,搞得我措手不及。”某文化产业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今年的业务还说得过去,但企业不能满足于现状,得扩大业务。凭我本身的资金不够,所以就找以前合作过的民间借贷再借点钱。但是他们突然增加了条件,一定要有房产或车等抵押物才行。之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我曾经在他们那里借过200万元,只需要简单的合同,第二天就把钱打来了,我也按照约定支付了利息并在限期内归还了本金。但现在想再借钱需要抵押,我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相关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民间融资也在向阳光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很多正规的担保公司虽然都在降低利息,但一般都需要抵押,而越来越多之前能做无抵押借款的担保公司在取消这项业务,这说明资方正在收紧。说白了就是资方担心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上述人士表示,无论是银行、金融机构还是民间融资,资方关心的第一问题永远是资金的安全性。利息或者收益再高,都不能弥补本金的损失。所以现在高利息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抵押物,资方一般都是先保证资金安全后才考虑下一步的合作。

### 北方资金偏向房地产,南方资金追捧文化产业

虽然很多企业在抱怨融资难,但事实上资金也在寻找靠谱的项目。

某信托公司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2014年放款超过千亿元,相比2013年有大幅增长。

“资金的安全性当然是重中之重,但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来看。要看的是项目和企业的综合情况,如果项目合适且评估后市场前景良好,同时企业的经营状况又好的话,才能真正保证资金的安全性。遇到这种项目和企业,我们非常愿意合作。”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事实上,资金对于项目也有其“偏好”。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北方的资金更加偏向于实体化项目,如房地产、加工类等,而南方的资金相对灵活,高科技、文化创意类如电影等项目受到他们的追捧。

广州某影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资金对于合适项目还是很“饥渴”的,例如他所在的影视公司由于正在走合拍片的道路,引得很多机构和个人争相与他们合作。由于资金方多,他们可以在其中进行筛选,挑出最合适的项目来合作。

而虽然年关将至且融资依旧有难度,但企业端的信心依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主告诉记者,“虽然年关融资困难,但我们前进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摆正心态踏实经营,一切都会好起来。”

## 别墅中的对话

“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1月12日,玲玲(化名)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当时情景。

玲玲的身份有些特殊,她既是和利创投的员工又是放贷者。

与玲玲的文弱不同,得知和利创投实际控制人马爱斌失联后,1月4日,如梦初醒的12名债权人选择站在朔州发改委大楼的楼顶,以“跳楼”要求政府出面追回损失。

在和利创投民间借贷名单中,上述12名债权人仅仅是情绪失控的一部分。一些依靠“小户”给公司集资的人正经历着更大的折磨。

与和利创投捆绑在一起的社会

资本高达1.81亿元。按照和利创投1%月利率的承诺,2014年9月到兑付本金的人数不少。然而,早在2014年9月16日,和利创投资金链断裂已初现端倪。玲玲说,到了11月,公司现金已很难兑付到期的集资本金。

尽管如此,众多债权人仍然愿意相信,和利创投重组上市即将实现。

玲玲告诉记者,2014年8月,和利创投筹备上市。9月16日,已经到期需偿还借款本金被紧急叫停,其原因为配合上市,资金不能随便兑付。

和利创投过去三年中从未亏欠利息和其强大社会背景的宣传让众多投

资者坚信:美梦一定成真。

但玲玲的梦境却如影随形。

马爱斌当初一再承诺“还款不是问题”,玲玲才把从家人手中东拼西凑的119万元交给了马爱斌。马爱斌失联之前的2014年11月2日,玲玲在朔州雅卿苑的别墅里见到过他。别墅内咖啡厅、健身房、儿童活动室、保姆室一应俱全,2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和豪华的装修让玲玲频频咂舌。马爱斌告诉玲玲,仅打通两套别墅的装修他就花费了二三百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幢别墅的产权并不属于马爱斌。按马爱斌的话说,他是“为某位领导花钱装修的”。

但此说法记者尚未得到除玲玲外的信源求证。

这是马爱斌失联前和玲玲的最后一次见面,但其仍以参加市里一个工程招标为由让玲玲筹钱。这一次,玲玲由于时间紧而未能成行,她轻拍脖颈,表示侥幸。

“马爱斌失联前的最后两天仍在到处借钱。现在回想如同陷阱。”玲玲说。

11月4日之后,玲玲和众多既是员工又是投资者的人一样欲哭无泪。如今,玲玲相信,早在去年9月,和利创投的资金链就已断裂,但公司的财务窟窿究竟有多大,她实在不敢想。

## 身份之谜

和利创投2011年7月25日注册,8月筹备。仅仅月余,旗下山西和利酒品营销公司、和利雁门文化传媒、和利金目标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和利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便先后成立。

“2011年—2012年,马爱斌历任朔州市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动物检疫科科长、畜牧执法队长。但不论职位调动,其行政级别仅仅是正科。出乎意料的是,和利创投注册资金5000万元,我无法想象马爱斌的资金来源。”和利创投员工玉兰(化名)无不惊讶。

有媒体报道,和利创投成立之初,在朔州经常见到其宣传的“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让投资者吃下决心丸拿出养老钱的还是和利创投的声望:“政府批准、营业执照齐全,还拥有最具投资价值等称号。”

“2012年,马爱斌调入朔州市发改委。此时,和利创投之前广为流传的发改委背景得到证实。”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透露。

2013年,马爱斌升任发改委散装水泥办主任。但巧合的是,朔州市发改委的一位领导既是调动前马爱斌畜牧

局的领导亦是现任发改委的负责人。

而在媒体的采访中,朔州市发改委办公室主任表示,马爱斌仅仅是散装水泥办的临时负责人。2015年1月13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数次拨打朔州发改委办公室电话,希望了解马爱斌的真实身份,但在遭到对方电话挂断后再无人接听。

让和利创投员工不理解的是,难道马爱斌在朔州市畜牧局主管下的事业单位工作后,调任散装水泥办,其“临时负责人”的身份不受朔州发改委领导?

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也依据各地现状,陆续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依据《散装水泥管理办法》和地方法规规定,各级“散装水泥办公室”的职责、级别等大致类似。而朔州市“散装办”又是“发改委散装办”,属事业单位,直属上级确实为朔州市发改委。

马爱斌让1.81亿元民间融资顺利实现,这是个奇迹。更重要的是,和利创投实际掌舵人和发改委官员的身份将他笼罩在云山雾罩中,在朔州市普通人眼里,神秘比理智更加让人感兴趣。

## 脆弱的资金链

和利创投是朔州第一家以创投为概念的民营企业,2011年成立伊始,这个塞外小城的市民对“创投”知之甚少。但让众多投资者心动不已的是:和利创投承诺12%的年利率和马爱斌“官员老板”的身份以及围绕着公司“幕后股东中有更大背景的官方背景”的暗示。

玲玲告诉记者,2013年,和利创投在山西省首届文博会上与右玉县签约10亿元儿童影视城及影视文化旅游项目。2014年,公司向朔州市政府申请儿童游乐园项目,并得到分管副市长的批复。此时,投资者仍然没有感觉到和利创投资金链即将断裂。

“只有业余的水平,却做了专业

的事。”当地人如此评价马爱斌。

上述知情人说,和利创投近两年更多做的工作是,一边引入较高成本的民间资金,一边还要应对不断到期的借款本金和红利支出。

正是这样的做法打开了朔州民间借贷的潘多拉盒子,于是,一条经不起任何打击的脆弱资金链却为和利创投支撑起了融资之门。

事实上,和利创投井喷式的投资背后,财务管理的混乱早已预示着这条民间“马其诺防线”的全线崩溃。

玲玲清晰记得,公司成立之初,财务由马爱斌大姐的儿媳负责,但客服交回的现金都进入个人账户,而最初成立开设的对公账户却没有资金进出。

“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和利创投几乎没有完整的账目,据说为了取现方便,在多家银行以家人名字开的个人账户。”玲玲告诉记者。

她说,和利创投管理混乱不止于此,财务人员的不断更换同样表现出危机——马爱斌大姐的儿媳负责财务之后,其二姐的女儿以及二姐马淑兰先后负责财务工作,直至最后一任年轻的女孩接替财务主管。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女孩除在客服岗位收钱外,还同时担任和利创投的出纳和会计。

马爱斌失联后,玲玲曾向客服主管了解资金回笼的程序。“POS机刷回的钱,由该主管如实刷给马淑兰的卡号,而现金则直接交给马淑

兰,但不会出具任何交接手续,仅通过U盘流水对一下实际库存。”玲玲说。

玲玲告诉记者,公司资金链断裂只有马爱斌和彭子娇(和利创投法人已被控制)知晓内幕,而对于员工和投资者来说,目前仍然是一个谜。彭子娇只是在一张纸上写下了“2600万”和“4600万”。由于彭闭口不谈,究竟这7200万元是资金敞口还是投资,玲玲等投资者至今尚未解开谜团。

而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和利创投的总监康某与彭子娇关系密切,非常了解公司内部运营。但记者试图联系她时,前一天还畅通的手机,此时却处于关机状态。

而此次,和利创投马爱斌失联,则重揭伤疤,民间借贷再次发生危机,一旦销售遇冷或最大欠债人跑路,危机不可避免。

1月14日一大早,塞外古城大同大雪纷飞。距离此处150公里外的朔州,玲玲给记者拨通电话:“119万元可不是小数目,不知道还能不能要回来。如果这一次放的贷款能收回来,我就再也不敢像以前这样放了。”

## 信用崩盘之后

2014年11月4日,马爱斌失联,两天后,借款在500万元以下的小户们失去了耐心,大批向公安机关报案。

危机不可避免爆发,马爱斌失联是导火索,面对汹涌而来的追债人,近些天,朔州市好几个民间借贷的庄家都在疲于应付。

数十个散户有一两万,有的三四万将钱交给玉兰。这个女人的面庞

挂满了灰尘,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几次失控大声呵斥自己的男人。

“来讨债的人们数次撂下狠话要吃住在我家。”玉兰说,马爱斌太能装了。先是数万元,慢慢成了500万元,按照12%的年利率,至少8年才能回本金,如今仅仅3年时间我就成了欠债人,而且一下就是数百万元。

“和我一样朔州市490多个家庭正遭受煎熬。”玉兰的老公点着指

头说。

然而,朔州市民间借贷正受到来自和利创投事件的影响,一场摧枯拉朽式的信用危机四处蔓延。

其实,联盛重组危机后,民间借贷便备受各方诟病。山西煤炭诸多联保企业均存在欠债人与民间债权人的信用危机。曾有媒体报道,彼时,吕梁民间个人借贷数十万收不回的情况时有发生。